

書苑菁華

四



書苑菁華卷第十二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論下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大篆

小篆

八分

隸書

行書

草書



隱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祕書是妙跡乃祕而不傳存歿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虬龍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死曲若弓鈹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或鏤纖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牙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為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

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
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
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
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
鍾繇法於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
踈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
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
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
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
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滅脩短相異巖谷相傾
嶮不至崩飢不至失此其大略也可謂元常爲兄逸
少爲弟子敬爲息

行書者劉德昇造也不真不草是曰行書晨鷄踉蹌
而將飛暮鴉聯翩而欲下貴其家承躡不絕氣候通
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
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爲神會之間其
鋒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爲孟逸
少爲仲元常爲季

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
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
形似最爲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

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居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爲枝幹二王爲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夏芳鏗芳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鴈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兮其容或敦兮若樸或煥兮若冰之將釋然後爲得失固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况不遵其祖先乎臣數對龍顏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亦在幼年又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逮古理在不疑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偉器又如不知東都惟須指示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筋力若令蹇者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跼驥子於櫪中閉鴛雛於籠下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籠去櫪

刷勁翮整蘭筋乘長風躡脩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
千里萬里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各有
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違其衷則功棄豈得成大名者
哉夫得射法者箭乃端而遠用近則中物而深入爲
勢有餘矣不得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
深爲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
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
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
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
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能旋迴乃成稜角筆旣死
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羲之竒其把筆乃
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必
有成則無體欲探其奧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
奧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夫好事之人廣求名書
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亦如商人以傳百貨
色目旣衆必有善於人者所貴多本本立道生貧者
咨嗟必不能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同庶人之
貧天府妙書寶惜何用若恐損污真跡榻本亦可師
模寸有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禀異氣亦可參詳伏
願每季之間一兩度悉召諸王遍示古跡商榷諸家
工拙必大開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於水
昔有誠信况復天人神縱者哉豈可許鍾張二王獨

高於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其日儻一觀而悟則潤於終身夫主人示書謂之設寶縱一聽鈞天之樂觀明月之珠竟何益於人也若順其性得其法則何攻不克何業不成侍書之人惟宜指陳妙理亦如侍講敷演聖旨當令大化滂流四表無事士無棄置官盡材能臣及弟懷瓌叨同供奉臣謹進懷瓌書大小篆及八分臣書真行草合成六體自書契之作三千餘年子孫支分優劣懸隔今考其神妙捨彼繁蕪當道要書用此六體當道要字行此千文比而觀之見其始末探賢哲之深旨知變化之所由臣敢罄庸愚謹獻書論

唐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隣繼于八體之蹟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爲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爲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爲八分其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章草興於漢章帝楷隸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景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

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求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瑯琊王紹宗潁川鍾紹宗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瑯琊王羲之及子獻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綠葉紅花長松翠栢雖霑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

錯森梢芊茸豔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作古或因竒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爲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右軍筆陣圖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筆昔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代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鵬遊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

擬言不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九欲結構字體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木若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運用合度可謂之書昔鍾繇與胡昭俱能爲行狎書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由是學之致妙繇臨終於囊中出授子會曰吾精思三十餘載行坐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惟學其字每見萬類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地周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爲之穿其用功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爲意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鍔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爲之由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爲之若作波抑而復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彊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鈞牽掣之蹤若

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措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措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玄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於代衆矣就中蘭亭序黃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贊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佗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

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新於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藝之士不能存之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略爲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圓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遙擲下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蹟亦須時時

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
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於牋毫張伯英偏工於章
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爲楷則云忽忽不暇
草書何者若不以靜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
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爲草聖
衛瓘索靖俱効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爲衛得伯
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已來章法彌盛晉世右
軍特出不羣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
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
故亦抑之遠矣邇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
寰中意象之竒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
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爲天縱
又乘興之後方肆其筆或施於壁或扎於屏則羣象
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
常云或問書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
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
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
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者備矣然後能齊
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
後因閱江島間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
取書之嶮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
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

極致自然其蹟可得齊於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爲書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以紀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籀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賜萬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籍去聖旣久俗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丹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于時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乘填溢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強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或緝柳編蒲或聚螢映雪寢食靡暇美其業廣匪直祿取一朝故亦譽流千祀勉旃爲之

唐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臣聞率土作貢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忠無所避就况今蕩然不諱忠臣義士咸肆其辯可謂開大通之道陛下亦以臣知於書也論於書道是臣之職知而不說用臣何爲臣之所言不敢不盡假如欲學文章必先覽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錄其言故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彌新美其語新而意古其中才者採連文兩字配言以成章將爲故實有所典據其下才者模榻舊文迴頭易尾或有相呈新製見模榻之文爲之愧赧其無才而好上

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然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人不凝滯於物萬法無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於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限約亦猶大海知者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于德故上下無所不通若面是腹非護左忌右則匿惡之名尋聲而至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智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

其脂肉者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准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鑿之不易精察之者若也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支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遁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蕤然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

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
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
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懾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
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
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
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
也共人相知若始踈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踈
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懷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
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
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叙小能則非大材理無用諂
諛者必有順情之說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知其

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諂而不忍踈者以
會於情也唯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古言親近
忠良增益明聖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稜角者書之
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疾弊須訪良醫自
非滌蕩心胷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
搜不可而見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覽則混於愚
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像森其在矚
雷電興滅光陰糾紛考無說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
隨變恍惚窮深杳冥金山玉林般于其內何竒不有
何怪不儲無物之象藏之於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
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

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蓋麗以言
詮而假於說若精以心了則無寄詞心之通微貫之
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如輪扁之斲輪固言說所
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說雞鶴常鳥知夜知晨
則衆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稟性也臣之愚性或
有近於雞鶴乎昔文武皇帝好書有詔特賞虞世南
時又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等或逸氣道拔或雅
度溫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鑑絕執操揚聲騰
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潛靈而書方曜迹考能錄異頓
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榮辱相及也帝者務尊賢貴
道亦有邀虛譽以自飾聲實相半足稱賢君知道味
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於觀賞百未減一但不
能割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辜負身後之名使達
人君子議之豈不惑哉且堯舜之至德不被于今時
聞者欣而戴之桀紂之君毒不流于今日聞者怒而
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當今聖化洋溢
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返樸今之書者背古名跡
豈有同乎視昔觀今足爲龜鏡可以目擊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復本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注於自然次則
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于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
褚况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已後
陵夷至於梁陳執綱者失之於上處耳者惑之於下

肥鈍之弊於斯爲甚貞觀之際崑然又興亦至于今則脂肉稜角兼有相沿千載書之季葉亦謂澆醜之極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聖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庸夫儕賢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納芻蕘之議皆謂得於時也陛下弘至聖德講論六藝邁蹤上古化行堯舜之風書盛漢魏之日臣願天下之事悉欲盡美盡善寧以書道獨能謝於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若忽之則工拙之一也若存之亦當年妙有固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伏願下明敕以召之必草澤蒙庶涓涓之流壑成河海菱菱之蕝爲蘭杜豈非盛事豈不美矣往者屈也來

者申也不爾非今之體悉不敢來或有過之人亦不敢進夫風者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固天下之風一人之化若不誨示已謂得其玄珠瓦釜鍾鳴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願旨必無過患臣深知之不忍爲也志士含忠抱義百鍊不銷人皆有死無所追悔貞觀之時文臣無限謇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書之後代美之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一固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者奇材書亦如然爲將之明必不披圖講法明在臨敵制勝爲書之妙必不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於度內者也且軍之興亡猶將之明闇人之成敗唯師之賢愚智

不居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訓人師之與將人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黑狂者東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且行舉國相斃迷遊忘返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伏願天醫降藥醒昏沉導彼迷津歸其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反掌而盛行之別是冀夫天府之內有聖朝妙書宛然得千百數載已前氣象比肩鍾王列美竹帛微臣所願足矣陛下之能事畢矣古人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陳愚見寧望可非臣所知事出聖斷人皆欲順己不欲從人者情也唯明者能

以理割之且聲利之大端貴師所共有其生也風猷可嘉當代擅美其功也徽烈可紀身後垂名亦人情之何遠語曰以心聞不容針臣謂此言之良者理國其道一也有一善身之榮有一惡身之耻恐後代議令之書雖不足累於明時終非有益昔伊尹以再飢干主意不專乎食臣以小學諷君道豈止乎書臣伏巖藪久無榮望干預求進亦非公卿薦聞陛下天聽低迴勞羅草澤選材於棄木擢臣於翰林是榮勵駑鈔敢不極力兢惶疑命恐塵天鑑之明鴻飛冥冥無患飲啄譬如爲樹置之於野則繁柯茂葉蓋其所蔭取之於材則樛棟輪輳適時爲用臣違親事主移孝

於忠忠不竭誠孝可知矣侍奉日近輒有評論隱而
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隱干犯天威冀增消塵無所
顧念不能隨衆碌碌辜負國恩人皆取容寧履危懼
行於正道忘生區區之心願垂聖察不勝愚直之至
故獻評書藥石論云

書苑菁華卷第十二

書苑菁華卷第十三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記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官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袂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攢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廼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袂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

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蒼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牀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

辯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旣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

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
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舡下至于越州又
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
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
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
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
因延入房內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
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
留夜宿設榻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榻面猶河北稱
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
字韻其詩曰初醞一榻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
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
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霄殷
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
猿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
風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
閑即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
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
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
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
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
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

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辨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迹豈在必是響榻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樑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窻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第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橋南巖遷家齊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即竇建德之妹婿在僞夏之時爲右僕射以用吾曾門廬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遷授上柱國金印綬綬封真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巖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辨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

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恠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己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歡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

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竒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女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彭明察温抱超

令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
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
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術藝迹逾華聖偏重蘭亭僕開
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
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聞遣男昭成皇太后
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
勅內出綃三千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
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
沉痾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褚河南榻本樂毅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

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
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
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
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
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
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
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
嗣撰千字文使温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右
軍之書咸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

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於洛陽擒二僞主兩京祕閣之寶楊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眷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榻書人湯普徹等榻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榻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貞榻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洎大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畱平一齧亂之歲見有宮中竊覩先后閭法書數軸將榻以賜

藩邸時見令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襪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襪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襪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貼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母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

荅稱爲上者。於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薄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璲賂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胤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庭珪之家，抑其次也。

唐徐浩古迹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尚華馮乾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絕。及張芝草，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玄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

良果師述師真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傳祕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騫朱异等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於內庫鍾繇張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秩以真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

臣玄齡

書卷十三

九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初同署

犯法後
措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足中則天太后竇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迹二十

卷遺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勅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為脚因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羨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婿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為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秩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迹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毅

言苑十三

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赴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標軸得好圖書臣奏直集賢令求書盡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行書一百五卷並不著姓名姓帖草書一百五十卷以前得君小王書都三十卷正書兩卷論語一部并注一卷寫成爲第一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

臣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脩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頊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

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榻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
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
相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說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
蕭嵩爲大學士令訪二王書乃於滑州司法路琦家

書花十三

十一

得羲之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楊
州大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標
是碧地織成標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
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蕪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
亦旣進奉賜路琦綉二百疋蕭嵩二百疋其書還出
令集賢院榻賜太子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
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
百餘卷訪黃庭經真迹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
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
在博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
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

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向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祇供稱意有懷悅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肅宗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偽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纏時有真迹代無鑒者詐偽莫分臣今暮年心昏眼暗恐先朝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右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叅謀竇臬並以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偽知真無出其右

臣長男璿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

張懷瓘書斷云飛白

書變楷制也官殿題署勢大則徑文字宜輕微不滿

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

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于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圯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

殿中李侍御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
自護壁書施榻于下耽翫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焉
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
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
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
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真草各一帖大
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
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
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
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為朽壤於小吏之
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

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圓卷
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

白書起於蔡中郎

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至帚成

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其

書熹平年飾治鴻都門于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

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

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

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

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頽圯俾後之傳授似

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

感其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
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中書舍人張弘靖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絕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置之之宜則箱櫝臨視不時有絨啓動搖之變遂特建精室陷列于垣復本書之意得遥睇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煙霧交飛虬鸞縈動輕旆翻颺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知名當時逍遙道樞脫落榮利識洞世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以降名書祕跡多矣以不越於繡素之間未爲殊珍也蓋壁字奇縱乃爲希寶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意匠所得非常域也夫蕭之爲字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俱傳矣

唐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
荅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
虛己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
度正九有清繇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
以聰明待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繼
天辯不若疑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
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

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爲篆隸八分諸書其家法寶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因出以示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都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唐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

十五

篆書而配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各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講因進其所藏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日右庶子韓愈記書苑菁華卷第十三

書苑菁華卷第十四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表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宜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形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衙吏下邳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
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
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涼州
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
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爲小學黃門
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
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
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
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謬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
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
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相類
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
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
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
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
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譽痛字敗於
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
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代諸
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
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
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

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盡其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傳日以衆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黠神蟲爲蠹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爲之咨嗟夫文字

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厠霑漏

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旣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勅給付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

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
監評議疑隱庶無訛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
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
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文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
厥後群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
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
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厲行羊欣云
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

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
如右軍荅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荅曰世
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
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
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
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旣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
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立耽玩不能釋手乃撰
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
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
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
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

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
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
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道美之時中世宗
室諸王尚多素嗜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
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
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
色加以勞辱使類以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
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
二牋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
奉真偽混雜謝靈運母劉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
特多王法臣謝病東臯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
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叅文咏之末其
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
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蚩妍點
畫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
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僞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
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
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
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煎賜其直或有頑
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睿
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
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僞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

閑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員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
散逸及群臣所上數月之間竒迹雲萃詔臣與前將
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
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
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祕藏所錄
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繡素及紙書四千八
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繡素及紙書
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繡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
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
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爲第
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遺寶詔龐沈搜

四
中

書苑十四

七

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

師一作

恒獻上張芝繡素書三

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
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由是榻
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縑起范曄裝治卷帙小
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
具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
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
十卷爲秩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
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
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
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足類是以更裁減以二

丈爲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旣調均書又精好義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旣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捐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裁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旣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秩無次第諸秩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秩殊于今各題其卷秩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

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取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秩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秩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秩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變織成帶又有書扇二秩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秩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秩十二卷璫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秩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爲十八秩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爲六秩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

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耀目奪日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北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擇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

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戴山下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飧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性好鵝山陰曇壤一作壤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舡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

老子黹素早辨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棊牀一作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相立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牋與簡文十許紙題取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相立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棊材右軍取棊書之蒲林奉收得一大篲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

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棊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相立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荅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親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襪着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

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蚕後人於蚕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荅之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日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

書紀十四

上

書啓

南齊王僧虔荅太祖論書啓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上

梁蕭子雲啓

蕭子雲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荅勅云

臣子雲奉勅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追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三言卷十四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贊夫以合心之芟實俟夾鍾吐氣令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一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讎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

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宜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荅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旣湏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鹿健恐非真迹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止其外便無可付也

書苑十四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言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改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皆聞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

謂父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素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鉞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耻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蕪默不敢復以閑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慙

書苑十四

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旣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踈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

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於是習程顥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臨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熟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書苑菁華卷第十四





